



東國通鑑

十四之十五

共三十一

U 6  
4060  
8





東國通鑑卷之十四

高麗紀

成宗文懿王

諱治字溫古太祖第七子旭之第二子也母宣義王后柳氏天資嚴正器宇寬弘立法定制崇獎節義求賢卹民政治有可觀者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

元年宋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改百官號以內議省為內史門下廣評省為御事都省○夏六月

門四行6  
號 4060  
卷 31-8

壬午





制曰后德惟臣朕新揔萬幾恐有闕政其京  
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論時政得失正直行  
選官御事上柱國崔承老上書略曰臣竊見  
開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勸玄宗勤修  
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政  
休明可為師範故也自我太祖開國已來臣  
所及知五朝政化善惡可鑑戒者條奏以聞  
我太祖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千值金  
鷄自滅之期乘丙廢再興之運定遼溟之驚  
波得秦韓之舊地十有九載統一寰瀛可謂

功莫高矣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  
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絕其交聘者以彼國嘗  
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一朝殄滅  
故太祖以為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獻駱駝  
亦皆棄而不畜其深策遠計防患乎未然者  
有如此者也渤海既為丹兵所破其世子大  
光顯等來奔太祖憫念尤深接待甚厚至賜  
姓名使奉祖先之祀文武參佐亦皆優霑爵  
命其急於存亡繼絕又如此者也甄萱兇悖  
殺主虐民太祖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



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羅李至國初西北邊民每被女真侵盜太祖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蕃衆來歸塞外塵清其柔遠能通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百十餘城莫不來服其能以禮讓而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旌麾之下或臨陣便降或望風懾伏雖交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及魏萱積惡終為逆豎所囚逃奔于我請兵誅逆太祖厚

高麗成宗

禮迎致及其殞沒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沒者又如此也洎平百濟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新舊撫之如一其含弘寬簡又如此也自一統以來事大以禮交隣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卑宮室惡衣服好賢樂善捨己從人恭儉禮讓之心發於天性况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偽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賞刑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其知勸懲之方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加以



知人不失其才御下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尊釋教重儒術為君之令德斯備但  
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宗廟社稷禮樂文物  
猶多闕乏忽遺弓劍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  
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接賓僚令名聞於  
朝野及初嗣位時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  
圖惠宗聞而不答亦無所問待之如初人服  
其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  
常以甲士相隨疑人太甚大失為君之體加  
以偏賞將士恩澤不均故內外怨嗟人心攜

高麗成宗

貳沈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賢士不獲近前  
小人常居卧內厥疾彌篤嗔恚日增三年之  
間民不見德晏駕之日粗得免禍可不痛哉  
定宗在藩邸早有令聞及惠宗寢疾王規等  
潛有所圖窺覷王室定宗密與西都忠義之  
將定計為備姦計不成羣兇受誅雖由天命  
亦在人謀豈不偉歟定宗既以連枝得繼夙  
夜孜孜銳情求理燃燭引見朝士盱食聽斷  
萬幾故即位之初人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  
決議遷都暴徵作役勞動人夫怨讟由是而



興災應速於影響未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  
痛也光宗受顧命禮有加於接下鑑不失於  
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強無棄踈賤而惠  
鮮鰥寡政教清平刑賞不濫及雙輿投化以  
來崇重文士恩禮過隆非才濫進不次驟遷  
未浹歲時便為卿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  
容以此圖歡怠於政事讌遊靡絕於是南北  
庸人皆接以殊禮後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  
華風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  
才於百姓則益消膏血之資於四方則剩得

高麗成宗

浮虛之譽因此不復憂勤庶政猜忌日深都  
俞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酷信佛事  
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焚修不少專求福  
壽但作禱祈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因緣  
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不窮  
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所  
作為不欲檢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  
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休日  
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為太祖十年之費又  
及末年多殺無辜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間



東鑑十四  
五  
姦兒競進讒毀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  
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羣臣  
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剪  
滅而况惠宗定宗兩朝皆唯一子亦不使  
保其性命又至末年於己一子亦生疑忌故  
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何其善於前不善  
於後乃至斯乎景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  
焚積年讒毀之書放累歲無辜之獄寬憤悉  
除朝野稱慶然不諳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

親邪正不分賞刑不一未及于理復倦于勤  
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奕左右唯中官  
內豎而已君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  
時而從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忠臣義士  
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然景宗  
有足稱羨者當初遘疾遂於卧內引見聖上  
付囑軍國不唯社稷之福是亦人民之幸也  
又惠定光三王相繼之初兩京文武半已殺  
傷光宗末年世亂讒興凡繫刑章多是非辜  
勲臣宿將皆未免誅鋤景宗踐祚舊臣之存



者四十餘人耳寧不痛惜伏惟殿下以上聖  
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  
厖鴻之業內外同歡人神相慶所謂天授人  
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又能取捨  
四朝之近事則惠宗保全骨肉定宗克定蕭  
牆之難傳授至今光宗八年之理可方三代  
朝廷儀制頗有可觀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  
放寬獄燒讒書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為  
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  
不善而誠之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日慎

一日雖休勿休不自驕矜則福不求而自至  
突不攘而自消臣又錄時務二十八條隨狀  
別封以進一我國家統三以來四十七年士  
卒未得安枕糧餉未免糜費者以西北隣於  
戎狄而防戍之所多也願聖上以此為念以  
馬歇灘為界太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為界  
大朝之所定也乞擇要害以定疆域選土人  
能射御者充其防戍又選偏將以統領之則  
京軍免更戍之勞芻粟省飛輓之費一竊聞  
聖上為設功德齋或親碾茶或親磨麥臣愚



深惜聖體之勤勞也此弊始於光宗多殺無辜欲除罪業浚民膏血多作佛事或設毗盧遮那懺悔法或齋僧於毬庭或設無遮水陸會於歸法寺每值佛齋日必供乞食僧或以內道場餅果出施丐者或以新池穴口與摩利山等處魚梁為放生所一歲四遣使就其界寺院開演佛經又禁殺生御厨肉膳市買以獻至今大小臣民悉皆懺悔擔負米豆柴炭馬料施與中外道路者不可勝紀然而既信讒想視人如草莽誅殺者推積如山常竭

百姓膏血以供齋設佛如有靈豈肯應供當是時背父背主者變形為僧及遊行丐乞之徒來與諸僧相雜赴齋有何利益願聖上正君王之體不為無益之事一我朝侍衛軍卒在太祖時但充宿衛宮城其數不多及光宗信讒誅責將相自生疑惑簡選州郡有風彩者入侍時議以為繁而無益至景宗朝雖稍減削其數尚多伏望遵太祖之法但留驍勇者餘悉罷遣則人無嗟怨國有儲積一聖上以漿酒鼓羹施與行路臣竊謂聖上欲効光



宗消除罪業普施結緣之意此所謂小惠未  
遍也若明其賞罰懲惡勸善足以致福如此  
碎事非人君為政之體乞罷之一我太祖情  
專事大然猶數年一遣行李修聘禮而已今  
非但聘使且因貿易使价煩夥恐為中國所  
賤且因往來敗船殞命者多請自今因其聘  
使兼行貿易其餘非時買賣一皆禁斷一佛  
寶錢穀諸寺僧人各於州郡差人勾當逐年  
長利勞擾百姓請皆禁之一王者之理民非  
家至而日見之故分遣守令往察百姓利害

我聖祖統合之後欲置外官蓋因草創事煩  
未遑今竊見鄉豪每假公務侵暴百姓民不  
堪命請置外官以委撫字一聖上遣使迎屈  
山僧如哲八內臣愚以為哲果能福人者其  
所居水土亦是聖上之有朝夕飲食亦是聖  
上之賜必有圖報之心每以祝釐為事何煩  
迎致然後敢施福耶曩者有善會者規避徭  
役出家居山光宗致敬盡禮卒之暴死道傍  
身且取禍何假福人請放哲還山免致善會  
之譏一新羅之時公卿百僚庶人衣服鞋襪



各有品色公卿百僚朝會則著公欄具穿靴  
退朝則逐便服之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  
以別貴賤辨尊卑也由是公欄雖非土產百  
僚自足用之我朝自太祖以來勿論貴賤任  
意服著官雖高而家貧則不能備公欄雖無  
職而家富則用綾羅錦繡我國文彩之物皆  
非土產而人人得服則恐於他國使臣迎接  
之時百官禮服不得如法乞令百僚朝會一  
依中國及新羅之制具公欄穿靴奏事之時  
著襪靴絲鞋革履庶人不得著文彩紗縠但

高麗成宗

用紬絹一臣聞僧人往來郡縣止宿館驛鞭  
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其銜命  
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宿館驛  
一華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俗習各隨土  
性似難盡變其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  
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其餘車馬衣服制度  
可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苟同一諸島居  
民以其先世之罪生長海中活計甚難又光  
祿寺徵求無時日至窮困請從州郡之例平  
其貢役一我國春設燃燈冬開八關廣徵人



衆勞役甚煩願加減省以紓民力又造種種  
偶人工費甚多一進之後便加毀破亦甚無  
謂也且偶人非凶禮不用西朝使臣嘗來見  
之以為不祥掩面而過願自今勿許用之一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語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聖  
人所以感動天人者以其有純一之德無私  
之心也若聖上執心撝謙常存敬畏禮遇臣  
下則孰不罄竭心力進告謀猷退思匡贊乎  
此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也願聖

上日慎一日不自驕滿接下思恭儻或有罪  
者輕重並論如法則大平之業可立待也一  
太祖除內屬奴婢在宮供役外出居外郊耕  
田納稅廐馬當御者外分遣外廐喂養以節  
國用至光宗多作佛事役使日繁乃徵在外  
奴婢以充役使內宮之分不足支給并費倉  
米今內廐養馬數多糜費甚廣民受其害如  
有邊患糧餉不周願聖上一依太祖之制酌  
定宮中奴婢廐馬之數餘悉分遣於外一世  
俗以種善為名各隨所願營造佛宇其數甚



多又有中外僧徒競行營造普勸州郡長吏  
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甚苦之願嚴加禁斷  
一禮云天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  
近來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營室為先  
由是諸州郡縣及亭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  
踰越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  
甚多伏望命禮官酌定尊卑家舍制度令中  
外遵守其已營造踰制者亦令毀撤以戒後  
來一寫經塑像只要傳久何用珍寶為飾以  
啓盜賊之心古者經皆黃紙且以旃檀木為

軸其肖像不用金銀銅鐵但用石土木故無  
竊毀者新羅之季經像皆用金銀奢侈過度  
終底滅亡使商賈竊毀佛像轉相賣買以營  
生產近代餘風未殄願嚴加禁斷以革其弊  
一昔晉德衰而藥卻胥原孤續慶伯降在皂  
隸我三韓功臣子孫每蒙宥旨必云褒錄而  
未有受爵混於皂隸新進之輩多肆陵侮怨  
咨以興且光宗末年誅黜廷臣世家子孫未  
得承家請從累次恩宥隨其功臣等第錄其  
子孫又庚子年田科及三韓後入仕者亦量



授階職則冤屈得伸而災害不生矣一崇信  
佛法雖非不善然帝王士庶之為功德事實  
不同若庶民所勞者自身之力所費者自己  
之財害不及他帝王則勞民之力費民之財  
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匹夫之善臣聞人  
之禍福貴賤皆稟於有生之初當順受之况  
崇佛教者只種來生因果鮮有益於見報理  
國之要恐不在此且三教各有所業而行之  
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  
儒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

今日之務今日至近來生至遠舍近求遠不  
亦謬乎人君惟當一心無私普濟萬物何用  
役不願之人費倉庫之儲以求必無之利乎  
昔唐德宗妃父王景先駙馬高恬為聖壽延  
長鑄金銅佛像獻之德宗曰朕以有為功德  
謂無功德還其佛像於二人是其情雖不實  
然令臣民不得作無利事者如此我朝冬夏  
講會及先王先后忌齋其來已久不可取舍  
其他可減者請減之一語曰非其鬼而祭之  
諂也傳曰鬼神非其族類不享又曰淫祀無



福我朝宗廟社稷之祀尚多未如法者其山  
嶽之祭星宿之醮煩黷過度所謂祭不欲數  
數則煩煩則不敬雖聖上齋心致敬固無所  
怠然享官視為尋常厭倦不敬則神肯享之  
乎昔漢文帝凡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  
超然可謂盛德也如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  
福若其有知私已求媚君子尚難悅之况神  
明乎祭祀之費皆出於民之膏血臣愚以為  
若息民力而得歡心則其福必過於所祈之  
福願聖上除別例祈祭常存恭已責躬之心

以格上天則災害自去福祿自来一本朝良  
賤之法其來尚矣我聖祖創業之初其羣臣  
除本有奴婢者外其他本無者或從軍得俘  
或貨買奴之聖祖嘗欲放俘為良而慮動功  
臣之意許從便宜至于六十餘年無有控訴  
者逮至光宗始令按驗奴婢辨其是非功臣  
莫不嗟怨賤隸得志陵轢尊貴競構虛偽謀  
陷本主者不可勝紀光宗自作禍胎不克遏  
絕至於末年枉殺甚多昔侯景圍梁臺城近  
臣朱昇家奴踰城投景景授儀同其奴乘馬



披錦袍臨城呼曰朱昇仕宦五十年方得中  
領軍我始仕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城中僅奴  
競出投景臺城遂陷願聖上深鑑前事勿使  
以賤陵貴於奴主之分執中處之大抵官高  
者識理鮮有非法官卑者苟非智足以飾非  
安能以良作賤乎惟宮院及公卿雖或有以  
威勢作非者而今政鏡無私安能肆乎幽厲  
失道不掩宣平之德吕后不德不累文景之  
賢唯當今判決務要詳明俾無後悔前代所  
決不須追究以啓紛紛承老見王有志而可

與有為乃進此書餘六條逸於庚戌兵難

**臣等** 賈山至言劉蕡對策時稱直言然  
不若承老論列祖宗行事之美惡以及時  
君政治之得失抗疏切直之為也疏中數  
千百言皆指斥無隱觸雷霆而不怵批逆  
鱗而不畏真古之遺直也然孟子曰非堯  
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承老之獨以唐宗  
政要為疏中第一義不能舉明主於三代  
之上何耶承老雖有抗直忠謹之節而失  
大臣告君之體使成宗之治止於成宗豈



不深可惜哉

冬十月制令民間貸債出息者子毋相侔更  
勿取息○十二月制百官遇父母忌給暇一  
日兩宵祖父母遠忌無親子則亦依父母忌  
例○遣侍郎金昱如宋告嗣位○以王生日  
為千春節節日之名始此

未癸

二年宋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王祈穀于園立配以  
太祖躬耕籍田祀神農配以后稷祈穀籍田  
始此○以崔承老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二  
月始置十二牧○三月宋遣光祿少卿李臣

原將作少監孔維來冊王為光祿大夫檢校  
太保使持節玄菟州諸軍事玄菟州都督充  
大順軍使上柱國食邑二千戶仍封高麗國  
王王受冊赦○夏五月以左丞徐熙為兵官  
御事大相鄭謙儒為工官御事○博士任成  
老至自宋獻大廟堂圖一鋪并記一卷社稷  
堂圖一鋪并記一卷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  
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始定三省六  
曹七寺○秋七月壬戌明福宮大夫人皇甫  
氏薨王早喪宣義太后而長於后故哀慕盡



禮悲動左右癸酉率百僚詣殯堂哭臨上繼  
曰神靜王太后陵曰壽陵○九月以佐丞李  
知白為諫議大夫○命取進士臨軒覆試賜  
姜殷川等三人明經一人及第覆試自此始  
殷川即邵贊也

甲申

三年

宋雍熙元年

夏五月命刑官御事李謙宜城

鴨綠江岸以為關城女真以兵逼之虜謙宜  
而去軍潰不克城遷者三之一○遣韓遂齡

朝宋

四年

宋雍熙二年

夏五月宋遣大常卿王著秘書

乙酉

監呂文仲來加冊王為檢校太傅依前使持  
節玄菟州諸軍事玄菟州都督充大順軍使  
高麗國王加食邑一千戶敕官勲如故王受  
冊赦○宋將伐契丹收復燕薊以我與契丹  
接壤數為所侵遣監察御史韓國華實詔來  
諭曰朕誕膺丕祚奄宅萬邦草木虫魚罔不  
被澤華夏蠻夷罔不率從蠢茲北虜侵敗王  
略幽薊之地中朝土疆晉漢多故戎醜盜據  
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諸  
獷俗今已董齊師旅殆滅妖氛元戎啓行分



道間出即期誅剪以慶混同惟王以慕華風  
素懷明略效忠純之節撫禮義之邦而接彼  
大戎罹於蠱毒舒泄積憤其在茲乎可申戎  
師徒迭相掎角協比隣國同力盪平奮其一  
鼓之雄哉此垂亡之虜良時不再王其圖之  
應虜獲生口牛羊財物器械並給賜本國將  
士用申勸賞王遷延不發兵國華諭以威德  
王始許發兵西會國華乃遷先是契丹伐女  
真路由我境女真謂我導敵構禍貢馬于宋  
因誣譖高麗與契丹倚為勢援探掠生口韓

遂齡之如宋也帝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  
示遂齡曰歸語本國還其所俘王聞之憂懼  
及國華至王語曰女真貪而多詐前冬再馳  
木契言契丹兵將至其境本國猶疑虛偽未  
即救援契丹果至殺掠甚衆餘族遁逃入于  
本國懷冒威化光化之境契丹兵追捕呼我  
戌卒言女真每寇盜我邊鄙今已復讎整兵  
而回於是女真來奔者二千餘人皆資給遣  
還不意反潛師奄至殺掠吾吏民驅虜丁壯  
沒為奴隸以其世事中國不敢報怨豈期反



相誣告以惑聖聰本國歲稟正朔謹修職貢  
深荷寵靈敢有二心交通外國况契丹介居  
遼海之外復有二河之阻無路可從且女真  
逃難受本國官職者十數人尚在望召赴京  
闕令入貢之使庭辨庶幾得實願達天聰國  
華許之○冬十月禁捨家為寺○新定五服  
給暇式斬衰齊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  
三十日大功九月給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  
五日總麻三月給七日  
五年宋三年春正月契丹遣厥烈來請和○

夏五月教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咨爾  
十二牧諸州鎮使自今至秋並宜傳雜務專  
事勸農自是以詔為教○秋七月教曰德惟  
善政政在養民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我  
太祖置黑倉賑貧窮民今生齒漸繁所儲未  
廣其益以米一萬碩改名義倉又欲於諸州  
府各置義倉攸司檢點州府人戶多少倉穀  
數目以聞○教曰寡人素慚薄德尚切崇儒  
欲興周孔之風冀致唐虞之理庠序以養之  
科目以取之今諸州所上學生慮有思鄉之



人皆令從便去留其歸寧學生二百七人可  
賜布一千四百匹留京學生五十三人亦賜  
僕頭一百六枚米二百六十五碩仍差通事  
舍人高榮岩就客省宣諭賜酒果○八月始  
令十二牧挈妻子赴任○九月己丑教曰上  
帝不言列星辰而焰下大君施化籍賢彥以  
分方寡人雖身居九掖而心遍兆人思與賢  
能共清風化擢簪纓之彥差牧宰之貧均賦  
稅以化人尚廉平而成俗然而人鮮克舉事  
恐稽遲更開戒勗之端別降丁寧之旨凡爾

亥丁

牧民之官無滯獄訟懸實倉廩賑恤窮民勸  
課農桑輕徭薄賦覈事公平○遣崔罕王琳  
如宋入學

六年

宋雍熙四年

春三月內史令崔知夢卒知夢

幼名聰進性清儉慈和聰敏嗜學博涉經史  
尤精於天文卜筮年十八太祖聞其名召使  
占夢得吉兆曰必將統御三韓太祖喜改名  
知夢賜錦衣授供奉職常從征伐不離左右  
及即位入侍禁中以備顧問惠宗授司天職  
及定宗誅王規褒其奏流星之變賜減獲鞍



馬敏器嘗從元宗幸歸法寺彼酒失禮貶于  
隈保縣凡十一年至景宗朝召還授內議令  
及王即位加左執政守內史令上柱國賜弘  
文崇化收理功臣之誦年七十八三上表乞  
骸後三年卒年八十一謚敏休後加贈太師  
配享景宗廟庭○教自今科場除頌試以詩  
賦及時務策○置十二牧經學醫學博士各  
一負教曰自昔御極之君經邦之主莫不習  
五常而設教資六籍以取規故乃有虞開上  
下之庠夏后置東西之序殷修兩學周立二

膠擇先生而討論命國子以肄習君臣父子  
咸知愛敬之風禮樂詩書足剴經綸之業寡  
人慕承累聖之鴻基奄有三韓之王業心存  
慄慄念切孜孜欲使俗變澆漓人知禮讓杏  
壇槐市增多鼓篋之徒米廩稷山蔚有橫經  
之子况復保生之理療病為先故乃神農御  
宇之年備嘗藥草秦帝焚書之日不滅醫經  
將除百姓之艱危要廣十全之方術今選通  
經閱籍之儒溫古知新之輩於十二牧各差  
遣經學博士一負醫學博士一負勤行善誘



好教諸生則必審量功績淺深<sub>二</sub>擢獎勵其  
諸州郡縣長吏百姓有兒可教者合可訓戒  
勉篤師資於戲懷材抱器事君王則忠之始  
也立身揚名顯父母則孝之終也忠孝可稱  
寵榮何恡自後若有螢窻勵志鱣肆明經孝  
弟有聞醫方足用可其牧宰知州縣官具錄  
薦貢京師○十一月改慶州為東京置留守  
七年宋端拱春二月左補闕李陽上封事其  
一曰古先哲王奉崇天道敬授人時故君知  
稼穡之艱難民識農桑之早晚以致家給人

足年豐歲稔按月令立春前出土牛以示農  
事之早晚請舉故事以時行之其二曰躬耕  
帝籍寔朋王重農之意虔行女功乃賢后佐  
君之德所以致誠於天地積慶于邦家按周  
禮內宰職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生種  
稷之種而獻之于王以此言之王者所舉后  
必贊之方今上春祈穀於上帝吉日耕籍于  
東郊君雖有事於籍田后乃虧儀於獻種願  
依周禮光啓國風其三曰聖人備察仰觀以  
通時變王者行仁布惠用達物情按月令正



月。中。氣。後。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無。麇。無。卵。  
無。聚。大。衆。掩。骼。埋。胔。願。當。獻。歲。之。晨。遍。布。行。  
春。之。令。咸。知。時。禁。俾。識。天。常。教。曰。李。陽。所。論。  
皆。據。典。經。合。垂。俞。允。其。出。土。牛。事。今。年。立。春。  
已。過。取。後。年。立。春。前。所。司。更。奏。施。行。其。獻。種。  
之。事。宜。令。禮。官。議。定。奏。取。籍。田。吉。日。王。后。親。  
行。始。自。今。歲。以。作。通。規。當。正。月。中。氣。之。初。著。  
公。私。祭。犧。牲。勿。用。牝。以。傷。生。禁。伐。木。無。犯。盛。  
德。所。在。無。麇。無。卵。勿。傷。萌。勿。除。孽。寇。城。防。要。  
事。之。外。毋。聚。大。衆。以。防。農。或。畜。或。人。曝。露。枯。

骨。腐。肉。皆。令。掩。埋。勿。使。死。氣。逆。生。氣。也。於。戲。  
天。有。四。時。春。布。陽。和。之。德。君。行。五。教。仁。為。禮。  
義。之。先。宜。遵。先。聖。之。典。謨。用。順。勾。芒。之。造。化。  
遂。使。飛。沈。遂。性。草。木。懷。恩。至。於。枯。朽。之。羣。盡。  
荷。生。成。之。惠。不。亦。美。乎。宜。頒。兩。京。百。司。及。十。  
二。牧。知。州。縣。鎮。使。等。咸。使。知。委。勉。行。條。制。當。  
體。予。意。普。示。黎。元。無。犯。此。令。○。冬。十。月。宋。遣。  
禮。部。侍。郎。呂。端。左。諫。議。呂。祐。之。來。加。冊。王。檢。  
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依。前。  
充。大。順。軍。使。持。節。玄。菟。州。諸。軍。事。玄。菟。州。都。



督上柱國高麗國王散官勳如故是年正月  
宋帝親耕籍田大赦改元百官內外並加恩  
遂遣端等來冊王仍諭赦旨王既受冊赦絞  
罪以下文班從仕年深者改服武班年老無  
子孫自癸卯年錄軍籍者皆放還鄉里兩班  
並加恩文武常參官以上父母妻封爵蠲欠  
負賑窮之○以崔承老為門下守侍中○始  
定五廟

丑巳

八年宋端拱二年春二月教曰聞朝野士庶之病  
者未能見醫亦無藥物不得瘳者多矣自今

內外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疾病並令本  
司具錄以聞遣醫賣藥往治之羣臣上表謝  
○三月始置東西北面兵馬使以門下侍中  
中書令尚書令為判事又兵馬使知兵馬事  
各一人並三品副使二人判官三人錄事四  
人判事留京城兵馬使赴鎮親授鈇鉞使專  
制閭外○夏四月教曰予方崇學校欲理邦  
家廓開函丈之選廣募樞衣之子給田疇而  
肄業差文學以為師務得博識之儒使助眇  
沖之政懸旌勿怠側席忘疲學者雖多成人



甚少宵旰凝懷寢興軫慮近覽有司所進舉  
人名數唯大學助教宋承演南海道羅州牧  
經學博士全輔仁誘以能諄合宣父博文之  
意誨而不倦副寡人勸學之心宜加獎擢之  
恩用示殊尤之寵承演可超九等授國子博  
士仍賜緋公服一襲輔仁可賜公服一襲宋  
五十碩自今凡文官有弟子十人以下者有  
司於政滿遷轉之時具錄奏聞以為褒貶其  
十二牧經學博士無一箇門生赴試者雖在  
考滿復令留任責其成效量授官階以為常

式○始營大廟王躬率百官輸材○五月守  
侍中崔承老卒承老慶州人性聰敏好學善  
屬文年十二太祖召見使讀論語甚嘉之賜  
益盆明年命隸元鳳省學生賜鞍馬例食二  
十碩自是委以文柄承老盡忠累代歷官至  
門下侍郎上章辭職不久未幾遂拜侍中封  
清河侯食邑七百戶累表乞致仕皆不久至  
是病卒年六十三王慟悼下教褒其勲德贈  
太師謚文貞穆宗元年配享成宗廟庭○九  
月甲午彗星見赦王責已修行養老弱恤孤



寒進用勲舊褒賞孝子節婦放逋懸蠲欠負  
○冬十二月教太祖及考妃忌月禁殺斷肉  
○遣侍郎韓蘭知兵部郎中魏德柔如宋帝  
並授光祿大夫

九年

宋淳化元年

夏六月宋遣光祿卿柴成務大

常少卿趙化成來加冊王為推誠順化功臣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餘如故王受冊  
赦絞罪以下自文武官下至工匠推恩有差  
先是國俗拘忌陰陽每朝廷使至必擇月日  
受詔成務在館諭月責之翼日王乃出拜命

自是唯擇日迎之○秋七月右補闕金審言  
請以劉向六正六邪之說漢刺史六條之政  
頒示內外書之廳壁以為勸戒從之○九月  
教曰凡理國之本莫過於孝遣使六道頒示  
教條訪求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今有求禮縣  
民孫順與其母病死畫像奉事三日一詣墳  
墓饗之如生雲梯縣祗弗驛民車達兄弟三  
人同養老母車達以其妻事姑不謹即棄之  
二弟亦不婚嫁同心孝養西都人朴光廉母  
亡得枯木肖母形者奉養盡禮南海狼山島



民能宣女咸富其父死殯于寢室五月供膳  
無異平生迎日縣民鄭康俊女字伊京城人  
崔氏女早寡不嫁孝事舅姑折衝府別將趙  
英葬母家園朝夕祀之其咸富等男女七人  
並令旌表門閭免其徭役白丁給公田為丁  
戶車達三人咸富等四人免出驛鳥隨其所  
願編籍州縣順興等五人擬授官階以揚孝  
道今差起居郎金審言等往賜穀人一百碩  
銀盃一事彩帛布六十八匹別將趙英趙十  
等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侍御司憲左武侯

衛翊府郎將仍賜公服一襲銀三十兩綵二  
十匹於戲君后萬民之元首萬民君后之腹  
心者有為善是吾福也若有為惡亦吾憂也  
光顯奉親之行用彰美俗之心田野愚氓尚  
勤思孝縉紳君子其怠奉先能為孝子於家  
門必作忠臣於邦國凡諸士庶可復予言○  
冬十月幸西都先是教曰我太祖創置西京  
差宗室之親守咽喉之地每當春秋駕幸齋  
祭欲防戎虜以固藩籬今將巡視關河夷險  
兼知黎庶安危臧增尹牧之負刑定山川之



祀其儀仗侍從官僚御膳樂官皆當減損西  
都留守官并沿路州縣守令諸鎮戎帥不得  
輒離任所至是所過州郡見囚十惡外絞罪  
以下並令出獄仍賜州郡及驛米有差西京  
八流負及母妻八十以上者並隨品賜物年  
八十以上及篤疾者賜布米有差百歲以上  
令京官四品存問其家隨駕軍人有年老父  
母者許令先歸○十二月冊姪誦為開寧君  
○置修書院于西京教曰秦皇御宇焚三代  
之詩書漢帝應期闡五常之載籍國家草創

之始羅代喪亡之餘烏跡玄文燼乎原燎龍  
圖瑞牒委於泥途累朝以來續寫亡篇連書  
闕典寡人自從嗣位益以崇儒欲收四部之  
典籍以畜兩京之府藏青衿無闕市之勞絳  
帳有執經之講使秦韓之舊俗知鄒魯之遺  
風識父慈子孝之常習兄友弟恭之懿宜令  
所司於西京開置修書院令諸生抄書史籍  
而歲之其院官令御史選官奏差

卯辛

十年宋傳化春二月遣諸道安慰使問民疾  
苦○閏月始立社稷教曰予聞社土地之主



也地廣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  
五穀之長也穀多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  
之禮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  
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  
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故有國有  
家者不可不立社稷上自天子下至大夫示  
本報功不可不備爰自聖祖至于累朝未置  
夏松之祀尚禱周粟之禋朕續承以來凡所  
施為必依禮典子穆父昭之室鬻鬻經營春  
祈秋報之壇方將創立其令羣公擇地置壇

辰壬

○冬十月幸西都所經州縣父老有持牛酒  
以獻者酒以賜軍士牛還之民戶有以疾疫  
失農業者免其租賦篤疾廢疾者給藥且謂  
有司曰此行雖因齋祭亦為省方所歷州郡  
男女年八十已上者特加賑恤○逐鴨綠江  
外女真於白頭山外居之  
十一年宋厚化春正月教曰殷宗徵用胥靡  
周王登庸漁師故能匡扶社稷經濟邦家朕  
自揔萬幾思齊七政非積學無以知善非任  
賢無以成功是以內開序庠敦崇儒術外置



學校勸課生徒啓較藝之場廣窮經之業猶未致懷實出衆之士安知無蔽賢防能之人凡有文才武略者聽詣闕自舉○夏五月教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其德行才能具疏名下以奏○六月宋遣光祿卿劉式秘書少監陳靖加冊王檢校太師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餘並如故初白思柔之入宋也孔目吏張仁詮上書陳便宜思柔以為告國陰事仁詮不敢還至是帝命靖等領還且詔王釋仁詮罪王依詔旨放之○秋七月流郁于

泗水縣郁太祖第八子其第與景宗妃皇甫氏私第相近景宗薨妃出居于第郁烝之有娠一日妃宿郁第家人積薪火之火方熾王亟往問知之乃流郁妃還其第纔及門胎動攀門前柳枝免身而卒妃戴宗女嘗夢登鵠嶺旋流溢國中盡成銀海卜之曰生子則王有一國妃曰我既寡何以生子至是夢果驗王為擇傅姆養其兒兒二歲姆抱見王兒視王呼阿爺就王膝捫衣襟又呼爺王流涕曰兒慕父耶乃送于郁兒即詢也○崔罕王琳



入宋登賓貢科受秘書郎而還○冬十二月  
 大廟成教曰邦家之本宗廟為先自昔帝王  
 莫不增修大室創立闕宮設子穆父昭之班  
 行三裕五禘之禮我國朝乘時舉義應運開  
 都雖累經纂業承基而未設酎金灌王朕以  
 謬傳神器忝屬孫謀爰自前年新營大廟在  
 朝儒臣等其議定昭穆位次禘祫儀禮以聞  
 ○立國子監給田莊○親祫于大廟  
 十二年宋淳化四年春二月置常平倉于兩京十  
 二牧○三月教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祖功

宗德左昭右穆大孝感于神明至德動于天  
 地爰從去歲新作闕宮締構既完烝嘗有次  
 殷以十二君為六代唐以一十帝為九室晉  
 書所云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為主立室  
 不宜以室限神兄弟一行禮文斯在况我惠  
 宗大王若論同世未可以班合奉惠定光景  
 四主通為一廟附於大廟○冬十月契丹遣  
 蕭遜寧將兵侵我西鄙王遣徐熙講和遜寧  
 兵退先是西北界女真報契丹謀舉兵來侵  
 朝議謂其給我以為備至是復報兵至始



知事急分遣諸道軍馬齊正使以侍中朴良  
柔為上軍使內史侍郎徐熙為中軍使門下  
侍郎崔亮為下軍使軍于北界以禦契丹閏  
月幸西京進次安北府聞契丹蕭遜寧將兵  
攻蓬山郡獲我先鋒軍使給事中尹庶顏等  
王不得進乃還熙引兵欲救蓬山遜寧聲言  
大朝既以奄有高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  
界是用征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未  
歸附期於掃蕩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  
遂奏有可和之狀王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

卿李蒙戩如契丹營請和遜寧又移書云八  
十萬兵至矣若不出江而降當殄滅宜君  
臣速降軍前蒙戩至營問所以來侵之意遜  
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  
和宜速來降蒙戩還王會羣臣議之或言車  
駕還京令重臣率軍乞降或言割西京以北  
與之自黃州至岳嶺畫為封疆可也王將從  
割地之議開西京倉米任百姓所取餘者尚  
多王恐為敵所資令投大同江熙奏曰食足  
則城可守戰可勝也兵之勝負不在強弱但



能觀釁而動耳何可遽令棄之乎况食者民之命也寧為敵所資虛棄江中又恐不合天意王然而止之熙又奏曰自契丹東京至我安北府數百里之地皆為生女真所據光宗取之築嘉州松城等城今丹兵之來其志不過取此二城其聲言取高勾麗舊地者實恐我也今見其兵勢大盛遽割西京以北與之非計也且三角山以北亦高勾麗舊地彼以谿壑之欲責之無厭可盡與乎况割地與敵誠萬世之恥也願駕還都城使臣等一與之

戰然後議之未晚也前民官御事李知白奏曰聖祖創業垂統洎于今日無一忠臣遽欲以土地輕與敵國可不痛哉古人有詩云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焦周蓋謂焦周為蜀大臣勸後主納土於魏為千古所笑也與其輕割土地棄之敵國曷若復行先王燃燈八關仙郎等事不為他方異法以保國家致大平乎若以為然則當先告神明然後戰之與和惟上裁之時王樂慕華風國民不喜故知白及之遜寧以蒙戩回還久無回報遂



東鑑十四  
三十三  
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  
之遜寧不敢復進遣人促降王遣和通使閤  
門舍人張瑩往丹營遜寧曰宜更以大臣送  
軍前面對瑩還王會羣臣問曰誰能往丹營  
以口舌却兵立萬世之功乎羣臣無有應者  
熙獨奏曰臣雖不敏請往王出餞江頭執手  
慰籍而送之熙奉國書如丹營使譯者問相  
見禮遜寧曰我大朝貴人宜拜於庭熙曰臣  
之於君拜下禮也兩國大臣相見何得如是  
往復再三遜寧不許熙怒還卧所館不起遜

寧乃許升堂行禮熙於是至營門下馬而入  
與遜寧分庭揖升行禮東西對坐遜寧語熙  
曰汝國與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  
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大國是  
以來討全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熙  
曰非也我國即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  
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  
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  
真盜據其間頑黠變詐道途梗澁甚於涉海  
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還我



舊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將軍如以  
臣言達之天聰豈不哀納諍氣慷慨遜寧知  
不可強遂具以聞丹帝曰高麗既請和宜罷  
兵遜寧欲宴慰熙曰本國雖無失道而致上  
國勞師遠來故上下皇皇操戈執銳暴露有  
日何忍宴樂遜寧曰兩國大臣相見可無歡  
好之禮乎固請然後許之極歡乃罷及還遜  
寧贈以駝十首馬百匹羊千頭錦綺羅紈并  
五百匹熙留丹營七日而還王大喜出迎江  
頭即遣良柔為禮幣使入覲熙復奏曰臣與  
遜寧約盪平女真收復舊地然後朝覲可通  
今纔收江內請俟得江外修聘未晚王曰以  
不修聘恐有後患遂遣之

**臣等按**投機之會間不容穠惟豪傑明智  
之士然後為能審事量勢不失機會而大  
功可立魏武之下荊州微周瑜則三吳之  
地已非孫權之有符堅之寇晉微謝玄則  
江左之地亦非晉有矣宋景德年間契丹  
南侵中外震駭羣臣獻議或請幸金陵或  
請幸成都勸帝親征屹然如山者寇準一



人而已慶曆契丹之再侵羣臣震懼無敢  
報聘單車入虜庭以口舌代干戈且詰且  
和以紓國患者富弼一人而已當此時若  
無寇富則南北中分未可知也世徒知宋  
有寇準富弼而不知高麗已有徐熙焉契  
丹恃其兵衆加兵於我吞噬之心豈然未  
已方遜寧之入寇也破蓬山獲先鋒大板  
聲勢恐喝脅降成宗幸西都奔還于京羣  
臣獻議或乞降或割地成宗將從割地之  
議其策大失而羣臣無敢駁論熙獨力陳

不可欲與一戰即寇準親征之策也及使  
契丹抗禮不屈強虜懾服終講和親其奉  
使得體又豈下於富弼乎當時若無徐熙  
之策一失機會則岳嶺以北能復保乎

甲午

十三年

宋寧化五年契丹春二月蕭遜寧致

書曰近奉宣命但以彼國信好早通境土相  
接鈞以小事大固有規儀而原始要終須存  
悠久若不設於預備慮中阻於使人遂與彼  
國商議便於要衝路陌創築城池者尋准宣  
命自便斟酌擬於鴨江西里創築五城取三



月初擬到等城處下手修築伏請大王預先  
指揮從安北府至鴨江東計二百八十里踏  
行穩便田地酌量地里遠近并令築城發遣  
役夫同時下手其合築城數早與回報所貴  
交通車馬長開貢觀之途永奉朝廷自叶安  
康之計○始行契丹年號○三月命有司曰  
少孤無養育者限十歲官給糧過限者許從  
所願居住○夏四月親禘于大廟躋戴宗于  
五室以功臣洪儒卜智謙度贈配太祖金  
堅術配惠宗劉新成配光宗崔知夢配景宗

未乙

大赦賜文武爵一級執事者二級百姓大酺  
三日恤孤獨賞耆舊蠲欠夏放通懸○遣侍  
中朴良柔表如契丹告行正朔乞還傳口  
○六月遣元郁如宋乞師以報契丹求以北  
鄙甫寧不宜輕動但優禮遣還自是與宋絕  
○契丹遣崇祿卿蕭述管御史大夫李統賈  
詔來撫諭○命平章事徐熙率兵攻遼女真  
城長興歸化二鎮及郭龜二州○始置鴨江  
渡勾當以李承乾為使尋遣河拱辰代之  
十四年宋至道元年春二月教曰子恐

東鑑十四



文之士纔得科名各奉公務以廢素業其年  
五十以下未經知制誥者翰林院出題令每  
月進詩三篇賦一篇在外文官自為詩三十  
篇賦一篇歲抄附計吏以進翰林院品題以  
聞○遣李周楨如契丹○夏四月平章事崔  
亮卒亮慶州人性寬厚能屬文登第為攻文  
博士王在潛邸引為師友及即位遂至大拜  
累遷至內史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謚匡彬  
後配享王廟○五月下教改定官制○秋七  
月改開州為開城府管赤縣六畿縣七又定

十道曰關內道管二十九州八十二縣曰中  
原道管十三州四十二縣曰河南道管十一  
州三十四縣曰江南道管九州四十三縣曰  
嶺南道管十二州四十八縣曰嶺東道管九  
州三十五縣曰山南道管十州三十七縣曰  
海陽道管十四州六十二縣曰朔方道管七  
州六十二縣曰岷西道管十四州四縣七鎮  
○命平章事徐熙帥兵城安義興化二鎮○  
遣李知白如契丹○遣童子十人於契丹習  
其語○遣左承宣趙之遴如契丹請婚以東



申丙

京留守駙馬蕭恒德女許嫁

十五年

宋至道二年契丹統和十四年

春三月契丹遣翰林

學士張幹忠正軍節度使蕭熟葛來冊王為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高麗國王幹等至西

郊築壇傳冊王備禮受冊乃大赦○遣韓彥

卿如契丹納幣○秋七月郁死于泗水縣郁

工文章又精於地里嘗密遺子詢金一囊曰

我死以金贈術師令葬于縣城隍堂歸龍洞

葬必伏埋詢如其言將葬請伏埋術師曰何

大忙乎○是歲徐熙城宣孟二州

酉丁

十六年

宋至道三年契丹統和十五年

秋八月乙未幸東京

宴羣臣扈從臣僚軍士賜物有差中外官各

加勲階奇材異能隱滯丘園者命有司搜訪

以聞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門賜物遂頒赦

減所過州縣今年田租之半九月遂幸興禮

府御大和樓宴羣臣捕大魚於海中王不豫

已巳至自東京○冬十月戊午王疾大漸召

姪開寧君誦傳位移御內天王尋平章事王

融請頒赦王曰死生在天何至釋有罪枉求

延命乎且繼我者何以布新恩不許薨是日



誦即位上謚曰文懿廟號成宗

李齊賢贊曰成宗立宗廟定社稷瞻學以養士覆試以求賢勵守令恤其民賚孝節美其俗每下手札詞旨懇惻而以移風易俗為務及乎契丹意在吞噬遣將來侵夙駕西都進兵安北即寇準擅淵之策也其欲移關防於崑嶺棄委積於大同當時庸臣之議耳必非成宗之本意也嚮者觀承老之書悅而繹之去博林務為實以好古之心求新民之理行之無倦而戒其欲速

弱行心得而推已及人齊變至魯魯變至道可異也蕭遜寧爭能誣不恤民事以興無名之師李知白安敢援不革土風以為却敵之策乎然其未老而樹繼嗣為國家之慮長矣臨絕而惜肆赦達死生之理明矣所謂有志而可與有為者非邪嗚呼賢哉

**曰等按**本史稱成宗之后所謂劉氏者即光宗之女也夫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關雎之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



東鑑十四 四十一  
能貞淑不二其操然後可為宗廟主是故  
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况以失節之婦  
而可以母儀一國乎魏文以袁熙之妻甄  
氏為夫人周世宗以李崇訓之妻符氏為  
后丕固不足責世宗猶稱英明而所失若  
是此魏周之祚所以不長也成宗守文之  
至至於納妃頗有慚德蓋所謂劉后者於  
已為堂姊妹諱稱外姓其失一也嘗適宗  
室弘德院君全納為妃其失二也尊崇失  
身者為宗廟主其失三也一舉而三失失

禮之中又失禮焉古之明君莫不刑于寡  
妻以御家邦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成宗雖致小康而後嗣遂絕良有以也  
惜哉

十一月遣閤門使王同穎如契丹告嗣位○  
十二月御威鳳樓頒赦放三年役除一年租  
恤耆舊褒孝順洗痕累救疾病蠲欠負放逋  
懸文武官加一級五品以上子授蔭職常參  
官以上及職事七品以上父母妻各加官封  
進士明經十舉不第及書者地理學生滿十



年者並許脫麻國內神祇皆加勲號仍賜內  
外大酺一日尊母皇甫氏為應天啓聖靜德  
王太后○契丹遣千牛衛大將軍耶律迪烈  
來賀千秋節王迎命告于成宗梓宮前

東國通鑑卷之十四

東國通鑑卷之十五

高麗紀

穆宗宣讓王

諱誦字孝伸景宗長子母獻哀王后  
皇甫氏成宗養于宮中性沈毅幼有  
人君之度善射御而嗜酒好獵不留  
意政事信狎嬖倖以及於禍在位十  
二年壽三十

元年

宋真宗咸平元年夏四月謁大廟祔成

宗赦

○契丹契丹統和十六年以王生日為長寧節○契丹以前王



薨逝勅還納幣之物○秋七月太保內史令  
徐熙率熙弼之子性嚴恪年十八擢甲科成  
宗朝從幸西京王欲微行往永明寺熙上疏  
諫乃止賜鞍馬賞之癸巳之役奉國書至遜  
寧營抗禮不小屈徃復論辨辭義嚴正遜寧  
乃許講和嘗從成宗幸海州王幸熙幕欲入  
熙曰臣之幕非君所臨也命進酒熙曰臣之  
酒不堪獻也成宗乃坐幕外進御酒共飲而  
罷供賓令鄭又玄上封事論時政七事忤旨  
會宰相議曰又玄敢越職論事罪之如何皆

曰惟命熙獨曰古者諫無官越職何罪臣以  
不才謬居宰輔事多可言又玄論事甚合時  
病是臣可罪而又玄可賞也成宗感悟擢又  
玄監察御史賜熙鞍馬酒果及患疾駕幸問  
疾至是率年五十七賻贈甚厚謚彰威以禮  
葬之配享成宗廟庭○改西京為鎬京○冬  
十二月改定文武兩班及軍人田柴科其一  
科田一百結柴七十結以次遞降總十八科  
又限外科給田十七結  
二年宋咸平二年契丹統和十七年冬十月幸鎬京齋祭赦



丑辛

蜀田租一年所歷州縣半之存問者老賜物  
兩京諸鎮軍年八十以上有職者增級無職  
者除陪戎校尉扈駕八品以下真吏軍人賜  
物有差鎬京醫卜業生在學滿二十年年踰  
五十者并許脫麻文武三品以上官妻寡居  
守節者封爵○契丹遣右常侍劉績加冊王  
為尚書令○遣吏部侍郎朱仁紹如宋帝召  
見仁紹自陳國人思慕華風為契丹劫制之  
狀帝賜詔遣還

四年宋咸平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冬十一月王欲巡省風

寅壬

卯癸

俗幸中原府宴羣臣赦所歷州縣蜀田租一

年扈從官及所歷州郡官加一階賜物有差

五年宋咸平五年契丹統和二十年夏四月王有事于大廟

加上徽號赦

六年宋咸平六年契丹統和二十一年千秋太后皇甫氏逼

大良院君詢為僧初洞州人金致陽太后外

族性姦巧嘗詐祝髮出入千秋宮頗有醜聲

成宗杖配遠地成宗薨召授閣門通事舍人

不數年貴寵無比百官子奪皆出其手親黨

布列勢傾中外起第至三百餘間臺榭園池



窮極美麗日夜與太后遊戲無所畏忌洞州  
立祠額曰星宿寺又於宮城西北隅立十五  
寺其圖像奇怪難狀潛懷異志以求陰助凡  
器皿皆銘其意其鍾銘曰當生東國之時同  
修善種後徃西方之日共證菩提王常欲黜  
之恐傷母志不敢也至是太后生子是私致  
陽所生也與致陽謀為王後忌大良君強令  
出家年十二初寓崇教寺有僧夢見大星墮  
寺庭變為龍又變為人即大良君也由是衆  
多竒之後寓居三角山神穴寺太后潛遣人

謀害者屢矣寺有老僧穴地室中匿之而上  
置卧榻以防不測

**臣等按**昔文姜得罪於魯莊公不能防閑  
其母大夫子道故春秋於夫人之歸齊以  
孫書之會于樵會于穀享祝丘如齊師屢  
書示貶聖人所以斷之大義如此今致陽  
以戚里出入宮掖頗有醜聲成宗杖配遠  
地當矣穆宗之急於召還使之復恣鴉奔  
之欲釀成不道之惡何耶是徒知區區順  
母之志而不知斷以春秋之大義也及其



辰甲

大漸國本不定太后致陽欲移神器不測之禍在於呼吸幸而天墜其罪致陽受嫪毐之誅太后有文姜之遜然王亦終不自保由其不能防閑於早尚誰咎哉

七年

宋景德元年契丹夏六月門下侍中韓

彥恭卒彥恭性敏好學赴舉不第歷遷至侍中累加特進開國侯王嘗幸平州日暮寒甚駐輦道傍酣飲不行彥恭進曰臣等醉飽奈軍士何王嘉之賜貂裘促駕入行宮其遇事直言多類此至是贈內史令謚貞信後配

巳乙

享王廟○冬十一月率鑄京齊祭赦杖罪以

下蠲田租一年北邊沿路州縣半之養耆老

加方岳州鎮神祇勳號

八年

宋景德二年契丹春正月東女真寇登

州燒州鎮村落三十餘所而去遣將禦之○

三月汰外官唯置十二節度四都護東西北

界防禦鎮使縣令鎮將其餘觀察使都團練

團練刺史悉罷之○夏四月賜崔冲等七人

及第

九年

宋景德三年契丹夏四月令文官六品

午丙



未丁

以上各舉才堪治民者一人且曰所舉可賞  
并賞舉者罰亦如之○六月戊戌震天成殿  
鷓鴣王憂懼責已肆赦孝順義節並加恩賞  
加國內神祇勲號文武三品以上加勲四品  
以下增一級九品以上入仕滿二十年者改  
服年六十以上者加職有差減今年稅布之  
半并蠲甲辰年前逋欠租稅○彗星見  
十年宋景德四年庚子春二月契丹遣耶律  
延貴來加冊王為守義保邦推誠奉聖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兼政事令上柱國

食邑七千戶○創真觀寺九層塔○秋七月  
御史臺奏慶州人融大詐稱新羅元聖王遠  
孫認良民五百餘口為奴婢賂官人金氏及  
平章事韓蘭卿吏部侍郎金諾為援今已按  
問得實乞罪之王怒流簡卿于揚州諾于海  
島金氏罰銅一百斤聞者賀之○有山湧于  
耽羅海中耽羅人言山之始出也雲霧晦冥  
地動如雷凡七晝夜始開霽山高可百餘丈  
周圍可四十餘里無草木煙氣冪其上望之  
如石硫黃遠大澤博士田拱之往視之拱之



戊申己酉

至山下圖其形以進

十一年

宋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統和二十六年

冬十月幸錦州

十二年

宋大中祥符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七年

春正月庚午幸

崇教寺及還風折傘盡折○王不豫召大良院君詢于神穴寺先是王御詳殿殿觀燈大府油庫災延燒千秋殿王見殿中府庫燬燼悲嘆成疾不聽政事臣吏都尚書劉瑄侍郎崔沆給事中蔡忠順等言者銀臺知銀臺事李周禎右承宣李作仁等言知銀臺事劉忠正閭門舍人度行簡等並直宿於內親從

將軍度方中郎將柳宗卓思政河拱辰常直近殿門刑部尚書陳頤亦並入內直宿戶部侍郎崔士威為大定門別監閉諸官門戒嚴唯開長春大定門仍設救命道場於長春乾化二殿行簡姿麗美王愛幸有龍陽之寵每宣旨必先問行簡然後行之由是怙寵驕蹇輕蔑百寮願指氣使近侍視之如王忠正無伎能亦甚寵二人出入騶從僭擬無極王累日不豫厭見羣臣宰臣請入寢問疾行簡傳旨曰體氣漸平取別日召見再請不許一日



王召忠順入卧内辟左右語曰寡人疾漸就  
平聞外間有窺覩者卿知之乎對曰臣試聞  
而未得其實王取批上封書與之乃忠正所  
上也言右僕射金致陽覬覦非望遣人致遺  
深布腹心仍求內援臣曉譬拒之不敢不奏  
王又取書一封與之乃大良院君詢在三角  
山所上也云茲黨遣人圍逼兼遺酒食臣疑  
毒不進與烏雀烏雀斃謀危若此願聖上憐  
救忠順見畢奏曰勢急宜早圖之王曰朕朝  
夕入地太祖之孫唯大良院君在卿與崔沆

素懷忠義宜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屬異姓忠  
順出以語沆沆曰臣常以為憂今上意如此  
社稷之福也忠正遣監察御史高英起謂沆  
忠順曰今上寢疾茲黨伺隙恐社稷將屬異  
姓疾如大漸宜以太祖之孫為嗣沆等陽驚  
曰太祖之孫安在對曰大良院君是也可以  
主鬯沆等答曰吾等聞此久矣嘗聽天所命  
忠正更遣英起曰我欲往議騶從繁夥恐為  
人所疑真兩君見枉沆與忠順議曰此非私  
事實關宗社可往見之遂詣定議忠順入奏



王曰宜擇文武各一人率軍校往迎忠順宣於沈及英起等議曰宣徽判官皇甫俞義志存宗社且其父祖有勲勞於國必不墜家業以盡心力盍遣之忠順等又議奏奉迎軍校多則行必遲恐姦黨先發謀之宜遣十餘人徑往迎來王曰可亟遣不可緩也予欲親禪若予疾瘳如成宗封朕故事朕無子而繼嗣未定衆心搖動是吾過也宗社大計無大於此卿等其各盡心王遂泣下忠順亦泣王命忠順草與大良君書親自研墨忠順曰臣自

所以書請勿勞聖體王曰意甚忙不覺勞也其書曰自古國家大事預有定分則人心乃定今予寢疾姦邪窺覲衆心搖動卿太祖嫡孫余思欲面囑宗社死無遺恨若有餘齡使處東宮以定羣心王又令書其尾曰道路險阻恐姦人潛伏變起不虞可戒慎而來時行簡不欲迎立王慮事泄戒忠順勿令知之以書授俞義郎將文演等十人往迎于神穴寺又命開城府參軍金延慶領卒一百郊迎致陽知之無如之何首鼠而已○西北面巡檢



使康兆舉兵來遂謀廢立先是王知金致陽  
謀變召大良院君又知殿中監李周禎附致  
陽權授西北面都巡檢副使即日發遣仍徵  
兆入衛兆聞命行至洞州龍泉驛內史主書  
魏從掌書記崔昌曾坐事被黜深怨朝廷常  
欲構難二人俱謁兆給曰主上疾篤命在頃  
刻太后與致陽謀奪社稷以公在外手握重  
兵恐或不從矯命徵召足下速還本道與義  
兵保國全身時不可失兆然之以為王已薨  
朝廷悉彼致陽註誤便回本營太后忌兆來

遣內臣守岳嶺使過行人兆父患之為書納  
竹杖中令奴剃髮為僧詭言妙香山僧報兆  
云王已賓天茲兇用事可舉兵來以靖國難  
奴晝夜急走至兆所氣竭而斃兆探得杖書  
愈信王薨遂與副使吏部侍郎李鉉雲等領  
甲卒五千至平州始知王未薨喪氣垂頭良  
久諸將曰業已來矣不可止也於是兆決意  
廢立不知王已迎大良君乃遣分司監察御  
史金應仁率兵往迎之皇甫俞義到神穴寺  
僧疑為姦黨所遣匿不出俞義具道所以迎



立之意於是院君乃出俞義遂奉以來○二月己丑大良院君詢即位康兆廢王為讓國公大良院君之未至此奏狀曰聖上疾漸國本未定燕黨窺覷又偏信行簡等讒諛賞罰不明致此危亂今欲定分以係人心除惡以快衆憤已迎大良君恐聖情驚動請出御龍輿歸法寺即掃盥燕黨然後迎入至是日日色如張紅幕李鉉雲率兵入迎秋門大譟王驚懼執行簡送兆所思政拱辰皆奔于兆兆至大初門距胡床崔沆出自省兆起揖沆曰

古有如此事乎兆不應軍士闌入王知不免與太后仰天號泣率宮人小豎及忠順忠正等出御法王寺兆坐乾德殿御榻下軍士呼萬歲兆驚起跪曰嗣君未至是何等聲耶俄而大良院君至即位於延寵殿兆遂廢王使閭門通事舍人傅巖等守之遣兵誅致陽父子及行簡等七人流其黨及太后親屬三十餘入于海島○康兆弒前王子積城縣前王之出也使崔沆請馬於兆送一匹又於人家取一匹前王及太后素之出自宣仁門至歸



法寺解御衣市飯而進死名還沈等前王謂  
沈曰頃府庫災而變起所忽皆由于不德夫  
復何怨但願歸老于鄉卿可奏新君且善輔  
佐遂向忠州太后欲進膳前王親奉盤盃太  
后欲御馬前王親執鞚行至積城縣兆遣尚  
藥直長金光甫進毒前王不肯飲光甫謂從  
行中禁安霸等曰兆言君不能進毒可令中  
禁軍士行大事報以自刃不爾吾與君等俱  
族矣是夜霸等弑之以自刎聞取門扇為棺  
權厝于公館太后繼于黃州踰月火葬縣南

庚曰恭陵謚宣靈廟號愍宗臣民莫不痛憤  
而新王未之知也至契丹興師問罪乃知彼  
弑改謚宣讓廟號穆宗

李齊賢贊曰慶父犯禮於魯不韋嫁禍於  
秦齊桓尸姜始皇轅毒何救萬世之恥哉  
穆宗不戒覆車之轍防閑於初子母俱罹  
其殃社稷幾至於亡嗚呼宣讓之不幸也  
抑非不幸也

庚寅罷銀臺中樞南北院置中臺省以三官  
機務悉歸之以康兆為中臺使李鉉雲為中



臺副使蔡忠順為直中臺尹餘為尚書右丞  
兼直中臺○遣司農卿王日敬如契丹告哀  
稱嗣○罷教坊宮女一百餘人毀閬苑亭环  
禽奇獸龜魚之類放之山澤○三月追尊祖  
母曰神成王太后○以康兆為吏部尚書參  
知政事崔沆金審言為左右散騎常侍蔡忠  
順為吏部侍郎兼左諫議大夫○追尊皇考  
郁為孝穆大王廟號安宗妣皇甫氏為孝肅  
王太后○赦境內養老病放逋懸輕徭役賞  
功臣褒賢士錄勲舊除女樂濟軍糧羣望神

祗各加勲號增文武官爵秩○夏五月納成  
宗女為妃○以翰林學士崔沆為師傅○秋  
八月門下侍郎平章事柳邺憲卒邺憲性仁  
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長於儒學不事  
生業穆宗朝為諫官或責以不言邺憲徐對  
云許以為直非吾所取○冬十二月教曰予  
忝承祖業不敢違寧乃者秋霖為災避殿減  
膳引咎責躬果蒙開霽益增寅畏勵精政事  
然萬幾之務獨理為難衡軸之臣具瞻攸歸  
庶幾獻納謨猷綸闕漏夙夜匪懈終始不



諭

顯宗元文王一

諱詢字安世安宗郁之子母孝肅王  
后皇甫氏王性聰悟仁惠敏於學工  
詞翰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

元年

宋大中祥符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

春閏二月復燃燈

會國俗自王宮國都以及鄉邑以正月望燃  
燈二夜自成宗以來廢而不舉至是復之○  
賜徐崧等八人及第知貢舉孫夢周奏試詩  
賦不試時務策○夏五月流尚書左司郎中

成庚

河拱辰和州防禦郎中柳宗于遠島先是拱  
辰嘗從事東西兩界擅發兵擊東女真見敗  
宗恨之會女真九十五人來朝至和州館宗  
盡殺之故皆流之女真亦訴于契丹契丹主  
謂羣臣曰高麗康兆弑君大逆也宜發兵問  
罪○秋七月契丹遣給事中梁炳大將軍耶  
律允來問前王之故○八月遣內史侍郎陳  
頓尚書右丞尹餘如契丹○冬十月以吏部  
尚書參知政事康兆為行營都統使吏部侍  
郎李鉉雲兵部侍郎張延祐副之檢校尚書



右僕射安紹為行營都兵馬使御史中丞盧  
題副之少府監崔賢敏為左軍兵馬使刑部  
侍郎李昉為右軍兵馬使禮賓卿朴忠淑為  
中軍兵馬使刑部尚書崔士威為統軍使率  
兵三十萬軍于通州以備契丹○癸丑契丹  
遣給事中高正閭門引進使韓杞來告興師  
叅知政事李禮鈞右僕射王同穎如契丹請  
和○十一月遣起居郎姜周載如契丹賀冬  
至○契丹主遣將軍蕭凝來告親征○復八  
開會王御威鳳樓觀樂初成宗以雜技不經

且煩擾悉罷之但於其日幸法王寺行香還  
御毬庭受文武朝賀而已廢之幾三十年至  
是政堂文學崔沆請復之

**自詩**即位者人君之始故易以乾元為  
首春秋以正次王者明其體仁正始之道  
也穆宗大漸國緒幾絕顯宗久勞于外代  
承大統人皆想望惟新之政而元年二月  
復燃燈十二月復八關夫燃燈八關即釋  
氏誕妄之教成宗知其不經而廢之二十  
有餘年今復尊崇首舉而行之當是時亂



賊內訌強寇外熾王能勵精兢惕內修外攘益動初政如太甲之新服成王之訪落則避寇奔竄之辱庶可弭矣顧乃汲汲於張皇釋氏之教為國家之先務豈不為初政之大累乎

辛卯契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彌義軍天兵渡鴨綠江圍興化鎮巡檢使楊規鎮使鄭成副使李守和判官張顥嬰城固守○壬辰康兆等分軍出龜州北惡頓湯井曙星三道與契丹戰敗績○契丹主獲通州城外收禾男

女各賜錦衣授紙封一箭以兵三百餘人送興化鎮諭降其箭封書曰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其來以矣今逆臣康兆弑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擒康兆送駕前便即回兵不然直入開京殺汝妻孥矣又勅曰朕以前王誦紹其祖服為我藩臣捍禦封陲忽被姦兇所害朕將精銳來討罪人其餘脅從皆與原免况汝等受前王撫綏之惠知歷代逆順之由當體朕懷無貽後悔是日李守和等上表陳謝甲午契丹主以錦衣銀器等



物賜鎮將有差仍勅曰省所上表奏具悉朕  
纂承五聖臨御萬邦忠良則必示旌褒兇逆  
則須行誅伐以康兆弒其故主挾彼幼君轉  
恣姦豪大示威福故親行誅伐以臨近境比  
頒綸旨式示招懷遽覽封章未聞歸款汝等  
必知逆順豈可助謀於逆黨不思雪憤於前  
王宜顧安危預分禍福乙未守和又回表云  
臣等昨奉詔泥輒陳心石望賜泣辜之惠切  
祈解網之仁契丹主見表知其不降丁酉解  
圍以二十萬兵屯于麟州南無老代以二十

萬兵進至通州移軍銅山下○契丹主執康  
兆誅之先是兆引兵出通州城南分軍為三  
隔水而陣一營于州西據三水之會兆居其  
中一營于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兆以劔車  
排陳丹兵至合攻之無不摧靡丹兵屢退兆  
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其契丹先鋒耶律盆  
奴率許穩耶律敵魯擊破三水砦鎮主告丹  
兵至兆不信曰如口中之食少則不可宜使  
多入再告急曰丹兵已多入兆驚起曰信乎  
恍惚若見穆宗立于其後叱之曰汝奴休矣



天伐詐可逃耶此即脫鑿長跪曰死罪死罪  
言未訖丹兵已縛此裹以擅載之以去李鉉  
雲盧戩盧顛揚景李成佐等皆被執盧顛徐  
崧盧濟皆死我軍大亂丹兵乘勝追奔數十  
里斬首三萬餘級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  
契丹主解此縛問曰汝為我臣乎對曰我是  
高麗人何更為汝臣乎再問對如初又問而  
問對亦如初問鉉雲對曰兩眼已瞻新日月  
一心何憶舊山川此怒蹴鉉雲曰汝是高麗  
人何有此言於是丹兵斬此長驅而進左右

奇軍將軍金訓金繼夫李元申寧漢伏兵于  
緩頂嶺昏執短兵突出敗之丹兵小却○契  
丹詐為康兆書送興化鎮諭降揚規曰我受  
王命而來非受此命不降又使盧戩及其閭  
門使馬壽持檄至通州諭降城中皆懼中郎  
將崔質洪淑投袂而起執戩及壽乃與防禦  
使李元龜副使崔卓大將軍蔡溫謙判官柴  
臣雲閉門固守衆心乃一○十二月庚戌丹  
兵入郭州防禦使趙成裕夜遁右拾遺乘里  
仁大將軍大懷德申寧漢工部郎中李用之



禮部郎中簡英彥皆死城遂陷契丹留兵六千餘人守之壬子丹兵至清水江安北都護府使朴暹棄城遁州民皆潰○初王聞丹兵至遣中郎將智蔡文將兵鎮和州以備東北及此敗命蔡文移兵援西京蔡文即與軍容使崔昌進次剛德鎮用寅丹兵陷肅州盧顥為鄉導與丹人劉經賈檄至西京諭降副留守元宗奭與僚佐崔緯咸質揚澤文晏等修表欲降蔡文等聞之引兵至西京城門閉昌呼分臺御史曹子奇曰吾等奉王命倍道而來

來不納何也子奇具告顥經諭降之故遂開門蔡文入屯故宮南廊昌諷宗奭執顥等固守宗奭不從昌密與蔡文謀遣兵城北候顥等還掩殺之取其降表焚之時城中疑貳蔡文出屯城南獨大將軍鄭忠節從之俄而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政率兵而至與之合軍復入城○王以三軍敗芻州郡陷沒上表請朝契丹主許之遂禁俘掠以馬保佑為開城留守王八副之遣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乙卯丹主又使韓杞以突騎二百至西京



城北門呼曰皇帝昨遣劉經盧顛等賫詔曉諭奈何至全了無消息若不拒命留守官僚來聽我指諭思政聞杞語謀諸蔡文使麾下鄭仁等將驍騎突出擊斬杞等百餘人餘悉擒之無一人還者思政以蔡文為先鋒出與乙凜戰乙凜保佑敗走於是城中人心稍安思政還入城蔡文與李元出屯慈惠寺丹主復遣乙凜擊之邏卒報丹兵來屯安定驛其勢甚盛蔡文馳告思政丙辰遂與思政僧法言率兵九千迎擊于林原驛南斬首三千餘

級法言死之翌日蔡文復出戰丹兵敗走於是城中將士登城以望競出逐之至馬灘丹兵回軍擊敗之遂圍城丹主次于城西佛寺思政懼給將軍大道秀曰君自東門吾自西門出前後夾攻蔑不勝矣遂以麾下兵夜遁道秀出大東門始知見給又力不可敵遂率所部降于契丹諸將皆潰城中恟懼己未統軍錄事趙元隘守鎮將姜民瞻郎將洪叶方休莫知所措乃共禱神祠筮得吉兆於是衆推趙元為兵馬使收散卒閉城固守○庚申



揚規自興化鎮率兵七百餘人至通州收兵  
一千人率酋入郭州擊契丹所留兵悉斬之  
徙城中男女七千餘人于通州是日契丹主  
攻西京不拔解圍而東○癸亥西京神祀旋  
風忽起契丹軍馬皆償○召還河拱辰抑宗  
復其爵○辛未王南幸時智蔡文奔還奏西  
京敗軍狀羣臣議降姜邯贊獨曰今日之事  
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衆寡不敵當避其鋒  
徐圖興復耳遂勸王南行蔡文請曰臣雖駑  
怯願在左右庶効犬馬之勞王曰昨李元崔

昌奔還自請扈從今不復見為臣之義果如  
是乎今卿既勞于外又欲捍衛深嘉乃忠仍  
賜酒食及銀粧鞍轡是夜主與后妃及吏部  
侍郎蔡忠順等禁軍五十餘人出京城癸酉  
至積城縣丹棗驛武卒堅英與驛人張弓矢  
將犯行宮蔡文馳射之賊徒奔潰復自西南  
山突出遮道蔡文又射却之晡時王至昌化  
縣有吏告曰王識吾名面乎王陽不聞吏怒  
將搆亂使人呼曰河拱辰將兵來矣蔡文曰  
何故來耶吏曰欲擒蔡忠順金應仁耳應仁



及侍郎李正忠郎將國近等皆遁夜賊又至侍從臣僚宦官嬪御皆亡匿唯玄德大明兩王后侍女二人承旨良叶忠弼等侍蔡文或出或入隨機應變賊不敢近及曉蔡文請二后先自北門躲去手鞚御馬間行入道峯寺賊不之知忠順繼至蔡文奏曰去夜賊疑非拱辰臣請往跡之王恐其亡不許蔡文奏曰臣若背君言與事違天必誅之王乃許即往昌化縣道逢國近國近曰吾之衣裝盡被賊奪蔡文曰汝為臣不忠獲保首領足矣適拱

辰柳宗赴行在蔡文遇諸道具言賊變且詰之果非拱辰所為也拱辰道見中軍判官高英起敗軍南走與之俱來時拱辰所領卒二十餘人蔡文遂以其卒圍昌化縣搜得賊所盜馬十五匹鞍十部將還蔡文謂拱辰等曰吾與諸君偕進王必驚動請諸君少後遂獨行忠弼在寺門望之入奏智將軍來矣王喜出門迎之蔡文奏曰臣已得賊實非拱辰所為且偕拱辰來王引見拱辰宗勞之○甲戌王次揚州河拱辰奏曰契丹本以討賊為名



亥辛

今已得康兆著遣使請和彼必班師王筮得  
吉卦遂遣拱辰及高英起奉表往丹營行至  
昌化縣以表授郎將張旻別將丁悅先往告  
曰國王固願來覲第懼兵威又因內難出避  
江南差遣陪臣拱辰等陳達事由拱辰等亦  
惶懼不敢前來請速收兵旻等未至丹兵先  
鋒已至昌化拱辰等具陳前意丹兵問國王  
安在答曰今向江南不知所在又問遠近答  
曰江南太遠不知幾萬里追兵乃還

二年

宋大中祥符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九年

春正月乙亥朔契

高麗顯宗

丹主陷京城焚燒大廟宮闕民屋皆盡是日  
王次廣州失兩王后所之令蔡文往尋之至  
饒吞驛乃得奉還王喜為留三日○丁丑河  
拱辰高英起至丹營乞班師丹主許之遂留  
拱辰等扈從諸臣聞拱辰等彼執皆驚懼散  
走惟侍郎忠肅張延祐蔡忠順周行柳宗金  
應仁不去○戊寅王發廣州次鼻腦驛蔡文  
奏扈從將士皆托尋妻子四散昏夜恐有姦  
賊竊發請為幟分插將士冠以辨從之○己  
卯柳宗奏曰陽城臣之籍鄉去此不遠請幸



之王悅遂幸夜宗應仁等矯旨毀御鞍以賜  
縣人遲明縣吏皆遁宗應仁等又請遣二王  
后各歸其鄉除扈從將率令往東邊備急王  
以問蔡文蔡文大哭曰今君臣失道橫罹殃  
禍播遷如此正當動由仁義以收人心棄王  
后以求生其可忍乎王曰將軍言是也遂行  
過蛇山縣蔡文見羣鴈下田欲慰悅王心躍  
馬而前鴈驚飛翻身仰射應弦而墮王大悅  
蔡文下馬取鴈進曰有臣如此何憂盜賊王  
大笑慰獎至天安府宗應仁等詭言先往石

坡驛備供頓遂逃○辛巳王次于公州節度  
使金殷傅備儀郊迎奏曰豈意聖上跋涉山  
川凌冒霜雪至於此極仍獻衣帶土物王嘉  
納更衣分賜土物扈從宮僚暮至巴山驛吏  
皆遁御厨闕膳殷傅所進膳羞適至分供朝  
夕王謂蔡文曰玄德王后有娠不宜遠行本  
貫善州距此不遠可以遣之蔡文固執前議  
王曰勢不獲已遂遣之次礪陽縣將率有離  
心蔡文奏曰聖祖統合之時有功者雖小必  
賞况今方涉險艱要得衆心宜先懋賞王從



之授玄安之等十六人為中尹壬午至參禮  
驛全州節度使趙容謙以野服迎駕朴暹奏  
曰全州即古百濟聖祖亦惡之請上勿幸王  
然之直至長谷驛宿焉是夕容謙謀欲止王  
挾以彌令與轉運使李載巡檢使崔楸殿中  
少監柳僧虔以白幟插冠鼓譟而進蔡文使  
人閉門堅守賊不敢入王與后乘馬在驛廳  
事蔡文登屋問曰汝等何得如是抑僧虔來  
否賊曰來矣又問汝為誰賊曰汝亦為誰蔡  
文答以他語賊曰智將軍也蔡文認其聲曰

汝是親從馬韓兆也仍以王命召僧虔僧虔  
曰汝不出吾不敢入蔡文出門呼僧虔引至  
駕前僧虔泣奏曰今日之事容謙所為臣不  
知也請奉旨召容謙來王許之僧虔出逃王  
命良叶召容謙李載既至諸將欲殺之蔡文  
呵止之使二人牽大明宮主馬以行既而並  
遣還○乙酉丹兵退○丁亥王踰蘆嶺入羅  
州○庚寅夜使人謁報丹兵至王大驚走出  
于外蔡文奏曰大駕夜行百姓驚擾願還行  
宮臣謂之然後動猶未晚也蔡文出候之通



事舍人宋均彥別將丁悅賈契丹前鋒元帥  
駙馬書及河拱辰奏狀而來蔡文率詣行宮  
王見拱辰狀喜兵已退以均彥為都兵馬錄  
事丁悅為親從郎將駙馬書以無解契丹字  
者莫曉其意○辛卯龜州別將金叔興與中  
郎將保良擊丹兵斬萬餘級○壬辰揚規掩  
擊丹兵於無老代斬二千餘級奪彼擄男女  
三千餘人癸巳規又戰於梨樹追至石嶺斬  
二千五百餘級奪彼擄男女一千餘人○乙  
未王回駕次伏龍縣○丙申揚規又戰於餘

星站斬一千餘級奪彼擄男女一千餘人是  
日三戰皆捷○庚子王次全州留七日○壬  
寅揚規與契丹兵戰死之先是規復邀擊丹  
兵前鋒於艾田斬一千餘級俄而契丹主大  
軍掩至規與叔興終日力戰兵盡矢窮俱陷  
陣死規以孤軍旬月之間凡七戰所殺丹兵  
甚衆奪彼擄人三萬餘口獲駝馬器械不可  
勝數丹兵為諸將鈔擊又因大雨馬駝疲乏  
甲仗皆失癸卯乃渡鴨綠江引去鎮使鄭成  
追之及其半渡尾擊之丹兵溺死者甚衆諸



降城皆復之○罷中臺省復置中樞院○以  
蔡忠順為秘書監朴暹為司宰卿周佇為禮  
部侍郎中樞院直學士暹自安北遁還京都  
孛家往籍鄉務安縣道逢車駕從至羅州已  
而辭歸及聞兵退復來謁乃有是命時議譏  
之○二月丁未王設全州戊申次公州留六  
日節度使金殷傳使其女製進御衣因納之  
是為元成王后○贈楊規工部尚書金叔興  
將軍○賜中郎將智蔡文田三十結教曰朕  
因避寇狼狽遠途所從臣僚罔不逃散唯蔡

文蒙犯風霜跋涉山川不辭羈勒之勞終保  
松筠之節諒多殊效何惜異恩○丁巳次清  
州○監察御史安鴻漸上言丹兵至長湍風  
雪暴作紺岳神祠若有旌旗士馬丹兵懼不  
敢前昔符秦伐晉望見八公山草木變為晉  
兵畏而退去神明所贊古今何殊請令所司  
修報祀從之○設燃燈會于行宮是後例以  
二月望行之○庚申設清州丁卯還京都入  
御壽昌宮○刑部奏劉彥卿世受國恩不思  
報效率先降敵請流配妻子從之○三月以



劉璿為內史侍郎平章事趙之遴崔士威參  
知政事○夏四月以卓思政為右諫議大夫  
○以旱禱雨于宗廟移市肆禁屠宰去織扇  
審冤獄恤窮匱○賜楊規妻洪氏粟歲一百  
碩金叔與母李氏粟歲五十碩王親製教賜  
之授規子帶春校書郎贈盧迥禮賓卿賜大  
將軍蔡溫謙申寧漢郎將元泰別將崔元拾  
遺乘里仁太史丞柳仁澤家米布有差以戰  
沒也又命有司收瘞中外戰死骸骨祭之○  
王教諸宰相曰語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

高麗顯宗

將焉用彼相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君臣之義得不悉心以匡救乎朕自叨纘  
服備歷艱危夙夜愧兢思免厥愆鄉等勉輔  
不逮且無面從○遣工部郎中王瞻如契丹  
謝班師○置迎賓會仙二館以待諸國使○  
五月東北女真酋長鈕乙豆率其屬七十人  
來獻土物各賜衣服銀器○秋七月以崔士  
威為西北面行營都統使張迺祐蔡忠順並  
為中樞使○刑部奏郎中白行隣當車駕南  
幸之際留在京城自稱御史中丞與李因禮



臣貞等召募徒隸為軍見敵不戰請除名從之○八月刑部奏趙容謙柳僧虔李載崔檝崔成義林卓於南幸之時驚動行宮請除名支配從之○流康兆之黨卓思政朴昇崔昌魏從政康隱于海島○遣戶部侍郎崔元信如契丹○以參知政事崔士威為西京留守○冬十月以庾方參知政事西京留守兼西北面行營都兵馬使○遣都官郎中金崇義如契丹賀冬至○十一月遣刑部侍郎金殷傳如契丹賀生辰○十二月以文仁渭參知

故事○契丹主殺河拱辰被留內園還國外示忠勤丹主甚加寵遇拱辰與高英起密謀奏曰本國今已喪亡臣等願領兵以往檢點而來丹主許之尋問王返國使英起居中京拱辰居燕京皆妻以良家女拱辰多市駿馬列置東路以為歸計人告其謀丹主鞫之拱辰具以實對且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罪當萬死不願生事大朝丹主義而原之諭令改節效忠拱辰辭益厲不遜遂見害三年契丹開泰元年春正月罷東京留守

契丹開泰元年

三九



置慶州防禦使又廢十二州節度使置五都護七十五牧安撫使○二月女真酋長麻尸底率三十姓部 弟來獻土馬以崔士威

為內史侍郎平章事崔沆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蔡忠順為禮部尚書○三月太子詹事禎卒禎太祖庶孫也其父孝 子史逸其名或稱東陽君性險戾交結群小 異圖

光宗賜死禎與其兄琳以幼獲免糊口及康兆用事奏授禎兄弟爵給臧獲田莊復屬籍至是卒謚溫潔○教曰洪範八政以

食為先此誠富國強兵之道也此者人習浮靡棄本逐末不知稼穡其諸道錦綺雜織甲坊匠手並令抽減以就農業○金殷傳迴至

來遠城契丹恭女真執之以歸○契丹詔王親朝○夏五月東女真寇清河迎日長警縣遣都部署文演姜民瞻李仁澤曹子奇督州

郡兵擊走之○宋人葉居腴林德王皓來投○禮官請令中外賀生辰王教曰寡人早值

凶閔永違供養每及劬勞之日益切追感之心忍以悲懷而為慶會兩京諸道進賀一切



禁之止置祝壽道場永為恒式○遣刑部侍郎田拱之如契丹告王病不能親朝丹主怒詔取興化通州龍州鐵州郭州龜州等六城○冬十月宋楚人陸世寧等來獻土物○閏月女真毛逸羅銀乙豆率部落三十姓詣和州乞盟許之○遣工部尚書張瑩禮部侍郎劉徽弼如契丹○改葬愍宗于城東陵曰義改謚及廟號初穆宗之遇弒也上謚廟號皆康兆撰定至是改之○金駸傳還自契丹四年宋大中祥符六年契丹開泰二年春正月遣禮賓少卿

高麗顯宗

張洎如契丹○宋聞人戴翼來投授儒林郎守宮令賜表物回○二月遣中樞院使蔡忠順如契丹○契丹使左監門衛大將軍耶律行平來索興化等六城○夏五月契丹使來告改元開泰○女真引契丹兵來將渡鴨綠江大將軍金承擘等擊却之○納教章太子子女為妃敬章戴宗第三子○六月遣借尚書右丞金祥賓如契丹賀改元○秋七月契丹使耶律行平復來索六城○以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崔沆監修國史禮部尚書金審言

東 歷 十 五

三



修國史

甲寅

五年

宋大中祥符七年  
契丹開泰三年

春二月鐵利國酋那

沙使女真萬豆來獻馬及貂鼠青鼠皮○夏

四月親禘于齋坊加上尊謚時天廟未成每

值時祭各於本陵遣官行事王曰昔在晉朝

大室燒毀杜預謝緄等奏修嘉德門權安神

主以行祭禮今寡人不德致令清廟挺災惻

愴雖深興營未暇乃欲先造木主置于齋坊

其令禮官擬議奏聞至是修齋坊權安神主

始以穆宗祔赦○以劉璿檢校太師守門下

高麗顯宗

侍中崔士威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金審言為

內史侍郎平章事○六月教曰軍人在防戍

若在道死者官給斂具函其骨驛送于家其

商旅死而不記姓名本貫者所在官司權厝

誌其老壯形貌勿使疑誤○加陳頤李禮均

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王同穎為內史侍郎平

章事尹餘為司宰卿王位暹為將作少監以

奉使契丹彼留未還也○秋七月中樞使姜

邯贊請修社稷壇令禮司議定儀注○八月

遣內史舍人尹徵古如宋獻金線織成龍鳳



鞍幘繡龍鳳鞍幘各二良馬二十二匹仍請  
歸附如舊帝詔登州置館以待之○九月契  
丹遣將軍李松茂又索六城○冬十月契丹  
遣國舅詳穩蕭敵烈來侵通州興化鎮將軍  
鄭神勇別將周演擊敗之斬七百餘級溺江  
死者甚衆○十一月上將軍金訓崔質等率  
諸衛軍作亂流中樞院使張延祐日直皇甫  
俞義自庚戌用兵以來增置軍額由是百官  
祿俸不足俞義等建議奪京軍永業田以充  
祿俸武官頗懷不平質又以邊功累拜武官

高麗顯宗

而不得文官常快快至是訓質及朴成李協  
李翔李暹石邦賢崔可貞恭文林猛等以奪  
田激衆怒誘諸衛軍士鼓譟闌入禁中縛延  
祐俞義捶撻垂死詰問中面訴云俞義等占  
奪我田實謀自利殊非公家之利若截趾適  
履奈四體何諸軍洶洶不勝憤怨請除國蠹  
用快羣情王重違衆志從其請遂除延祐俞  
義名流配○乙酉罷御史臺置金吾臺罷三  
司置都正署令武官常參以上皆兼文官從  
金訓等請也



臣等按國之為國以其有刑政也以其有  
紀綱也無刑政則不能賞善罰惡而為惡  
者衆矣無紀綱則不能居重御輕而犯分  
者多矣顯宗德康兆迎立之謀不加叛逆  
之罪卒召強寇之變有乘輿播遷之辱亦  
可自省矣及其南巡羣不逞之徒屢犯行  
宮皆置而不問以示姑息之恩為惡者向  
所懲艾乎金訓崔質皆起行伍之中濫廁  
諸將之列以不得文官深懷快鬱造詭說  
激衆怒稱兵向闕驚動至尊鞭撻蕃紳陰

兇既極亂逆已著王宜顯戮以謝一國可  
也顧乃賫於虐斃舍默拱手不能撥亂反  
正忠臣義士含憤痛惜亦無一二將相宰  
執唱天義誅討亂逆捍衛王躬者逆豎之  
縱恣自若人莫敢誰何謂國有政刑可乎  
謂國有紀綱可乎王之柔懦不斷既如此  
武臣之驕驕跋扈又若皇上陵下替不可  
復振罷御史立金吾罷三司置都正老兵  
麀卒皆帶文職布列當途乘勢使氣癰疽  
已結於心腹幾不可救藥矣他日西京之



幸子琳金猛之獻奇策金訓逆黨之書屠  
戮特出於一時之幸耳非人君奉天討罪  
誅亂禁暴之義也嗚呼人徒知武夫之勦  
殺文臣自領其職在於毅宗之朝而不知  
已基禍於今日易置官府之時也寧不為

顯宗惜也

訛言北山諸寺僧舉兵來京城大駭戒嚴○  
十二月赦唯皇甫俞義張延祐不赦減今年  
租稅之半錄太祖功臣後推恩中外有差

六年

宋大中祥符八年契丹開泰四年

春正月契丹作橋於

鴨綠江夾橋築東西城遣將攻破不克○癸  
卯契丹兵圍興化鎮將軍高積餘趙弋等擊  
却之甲辰又侵通州○三月幸西京宴羣臣  
於長樂宮誅金訓崔質李協崔可貞石邦賢  
李暹金貞悅孝嵩林猛崔龜等十九人是時  
武臣用事悍夫兇豎並帶文官羊頭狗尾布  
列臺閣政出多門朝綱紊亂前和州防禦使  
李子琳心懷憤激密謂日直金猛曰王何不  
效漢高雲夢之遊乎猛諭其意密奏王從之  
以子琳嘗為西京掌書記頗得人心即權授



留守判官佖令先往設備至是乘訓等醉以兵襲殺之龜儒士以兵部郎中扈從性麤鄙與質等交故及○夏四月契丹使將軍耶律行平來又索六城拘留不遣○王至自西京○五月宋泉州人歐陽徵來投授右拾遺○閏六月以張迺祐為戶部尚書○秋七月罷金吾臺置司憲臺武官所請建者皆罷之○九月甲寅契丹使監門將軍李松茂來索六城○己未契丹來攻通州興化鎮大將軍鄭神勇別將周演散負任憶校尉楊春太醫丞

孫簡太史丞康承穎等引兵出契丹軍後擊殺七百餘級神勇等六人死之○丁卯契丹攻寧州城不克而退大將軍高積餘將軍蘇忠玄高迺迪散負金已別將光參等追擊死之丹兵擄兵馬判官王佐錄事盧玄佐而去○冬十一月戶部尚書張迺祐卒迺祐父儒新羅末避亂吳越習華語而還光宗累授客省每中國使至使儒僮接之迺祐長於吏事踐歷華顯以幹能稱○遣民官侍郎郭元如宋告契丹連歲來侵



丙辰

七年

宋大中祥符九年契丹開泰五年

春正月庚戌契丹耶

律世良蕭屈烈侵郭州我軍與戰死者數萬人獲輜重而歸○甲寅契丹使十人到鴨綠江不納○贈鄭神勇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周演將軍任憶中郎將楊春郎將孫簡尚藥奉御康承穎太史令授神勇子均伯郎將兼尚乘奉御○以故將軍高延迪死事賻其家米五十碩麥三十碩布一百匹○奉太祖梓宮復葬顯陵庚戌之亂移安于負兒山香林寺至是還葬○郭元還自宋元之入宋會女真

高麗顯宗

亦訴為契丹騷動累年不得朝帝以契丹既受盟難於答辭學士錢惟演草詔曰朕位居司牧志在安民雖分域以有殊惟推誠而無間念卿本道固深軫於懷思曠乃隣封亦久從於盟好所期輯睦用泰黎蒸帝覽之喜曰如此則雖契丹見之無妨勅元遊開寶寺密使館伴真外郎張師德開諭師德與元登塔從容謂曰今京都高屋大廈揔是軍營今陛下下一統寰海猶且養卒日令習戰以備北方天子猶且如此况貴國與之連境結好息民



是遠圖也○夏四月甲申以異膺甫攝司憲大夫徐訥為中丞柳韶為雜端曹子奇為侍御司憲金祐甫李成功為殿中侍御司憲安宰均李元秀劉玄佐李懷郭紳李周佐為監察司憲臺庭栢樹枯死有年至是復生○五月乙巳王子欽生○刑部奏官吏監臨自盜者勿計贓物多少並除名流本貫從之○契丹馬兒保良王保等十三戶來投○六月契丹張烈公現申豆敵兒王忠等三十戶來投○秋七月將軍高積餘中郎將徐肯郎將守

巳丁

出等三千一百八人曾於通州之役殺獲甚多至是都兵馬使奏請並增爵一級不拘存沒○九月以李周憲為西京留守○以崔沆為內史侍郎平章事庾方為刑部尚書叅知政事○冬十二月吏部尚書姜邯贊納開寧縣私田十二結給軍戶○復行宋年號八年宋天禧元年契丹開泰六年春正月復禁人捨家為寺婦女為尼○夏四月遣門下平章事崔沆中樞副使尹徽古于泗州奉遷安宗梓宮王備法駕迎于東郊葬乾陵○五月中樞使金



午戊

殷傅率殷傅性勤儉元成元惠元平三后皆其女也後贈侍中○遣刑部侍郎徐訥朝宋○東女真蓋多弗等四人來投請效邊功許之優賜禮物○西女真措信擒契丹東京僧道遵以來○契丹蕭合卓圍興化鎮攻之九日不克將軍堅一洪光高義出戰大敗之斬獲甚多○冬十二月教高勾麗新羅百濟王陵墓並令所在州縣修治禁樵採過者下馬九年宋天禧二年契丹開泰七年春正月定安國人骨須來犇○東女真鋤栗弗西女真阿主等四十

高麗顯宗

餘人來獻馬甲鍔旗幟貂鼠青鼠皮○罷諸道安撫使置四都護八牧五十六知州郡事二十八鎮將二十縣令○夏四月戊辰王后金氏薨謚元貞葬和陵○庚午黃霧四塞凡四日京城多患瘡疫分遣醫療之○東女真仇陁囉西女真渠逸等二十餘人來獻馬器仗賜衣物西女真木史木開等二百戶來投○閏月門下侍中劉瑁等奏民庶疫癘陰陽愆伏皆刑政不時所致也謹按月令三月節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訴四月中氣挺



重囚出輕繫七月中氣繕囹圄具桎梏斷薄  
刑決小罪又按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  
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不拘此令然恐法吏未  
盡審詳請自今中外所司皆依令施行從之  
○宋江南人王肅子等二十四人來獻土物  
○以姜邯贊為西京留守內史侍郎平章事  
王手書告身後曰庚戌年中有虜塵干戈深  
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為左社  
人世多榮之○六月以蔡忠順為吏部尚書  
叅知政事○秋七月丁丑王子亨生○九月

高麗顯宗一

御宣化門集三衛鷹揚軍功臣子孫及文班  
六品以下有武藝者試定科等○內史侍郎  
平章事金審言卒審言初從常侍崔暹學暹  
坐竊夢審言頂上出火氣屬于天心異之妻  
以女登第歷遷臺省出牧外州務農愛民甚  
獲時譽至是卒謚文安○以內史侍郎平章  
事姜邯贊為西北面行營都統使○遣禮賓  
少卿元永如契丹請和○戊戌契丹駙馬蕭  
遜寧帥兵來侵虜十萬王以平章事姜邯贊  
為上元帥大將軍姜民瞻副之帥兵二十萬



八千三百屯寧州至興化鎮選騎兵一萬二千伏山谷中又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賊至決塞發伏大敗之遂寧引兵直趨京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大敗之侍郎趙元又擊於馬灘斬獲萬餘級○奉太祖梓宮移安于負兒山香林寺○甲寅京城戒嚴赦流罪以下蠲州郡二年以前逋欠租

東國通鑑卷之十五



